

张鸣说历史背后的细节

张鸣◎著

暗

逻辑

辑

表面现象隐藏着暗逻辑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微小细节折射着大历史

暗逻辑

张鸣说历史背后的细节

张鸣◎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暗逻辑 / 张鸣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108-6150-5

I . ①暗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0098 号

暗逻辑

作 者 张 鸣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 / 3 / 5 / 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 × 1000毫米 16开

印 张 19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6150-5

定 价 4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contents 目 录

第一章 | 细节里面瞧瞧晚清

善扑营的故事 / 2

大清国首都的一种特别的生意 / 4

晚清的“国有资产流失”问题 / 7

老佛爷，汽车来了！ / 9

怎样评价慈禧这个人 / 12

大国与小招儿 / 15

义和团有多大能耐？ / 17

毓贤之死 / 20

赵尔丰之冤 / 23

第二章 | 大大小小那些人物

姜桂题和他的老毅军 / 30

半个遗老北洋之龙 / 33

中将汤变节记 / 36

一个轶事，两个林虎 / 40

段祺瑞这个人有多好？ / 44

舅爷吴光新 / 48

袍哥范哈儿 / 51

傅良佐的悲剧 / 55

蒋世杰守信阳 / 59

马桶将军不是个恶人 / 63

兽医张作霖 / 66

孙传芳投壶 / 68

孙传芳心中的“义和团大师兄” / 72

讨人喜欢的段芝贵 / 75

屠夫陆建章 / 79

杜月笙的另一面 / 83

第三章 | 林林总总都是套路

当兵要做文秀才 / 88

这样的禁烟局 / 91

民国初年广州的革命街景 / 93

洪宪帝制中的徐世昌逻辑 / 96

曹三傻子的绝技 / 99

政客“小孙”政坛的闪光时刻 / 102

汤二虎反奉 / 107

大手大脚的奉军 / 110

奉字号财神王永江理财 / 114

小诸葛折戟南京 / 118

在家里待不住的黔之虎 / 122

黔之虎的撕咬 / 125

湘西王的山西药方 / 128

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秘密 / 132

周荫人的护财卫队 / 137

北洋兵燹的铁路之灾 / 140

北洋军的思想教育 / 143

算命的“哲学家” / 146

第四章 | 点点滴滴藏着历史

参谋本部掘宝记 / 152

喊操的人 / 155

“一战”的中国冲击波 / 158

苏俄人来了 / 161

一起“爱国”冤案 / 164

冯玉祥武穴罢兵事件解码 / 167

倒戈的秘密 / 171

“倒戈将军”与道德诅咒 / 175

杨森的“四爱主义” / 179

侮辱总统 / 182

镇嵩军的覆灭 / 185

小徐大练兵 / 188

“安福俱乐部”与“清吟小班” / 192

“长腿将军”杀记者 / 195

小记者扒上了蒋介石的专列 / 198

朱家骅砸报馆 / 201

汪精卫能平反吗？ / 204

艺人不懂政治 / 207

衰气的国民党的电影审查 / 214

武术与国术 / 216

第五章 | 泡在历史里的中国

高压之下，友情薄如纸 / 222

人性的跨地域存在 / 224

性就是为了生儿子存在的 / 226

大明朝的万国来朝梦 / 229

官场专糊顶棚 / 232

饺子里的金银镲子 / 235

时机不对 / 237

太监是怎样炼成的？ / 240

阿芙蓉文化 / 245

糊弄洋鬼子 / 248

为何义和团的阴魂总是不散？ / 251

今天，我们该不该讲义气？ / 253

《二十四孝图》不是一个好教材 / 256

我们为什么要崇拜清官？ / 258

拼爹，还是拼自己？ / 261

爬上去之后又怎么样？ / 263

一个“养”字的尴尬 / 265

一言难尽的“饭局姑娘” / 269

文化产品与豆芽菜 / 272

创新的制度条件 / 274

阅读障碍症 / 276

搞笑背后的苦涩 / 278

附 录 | 泡在历史里的我

我曾经是个有理想的人 / 282

作为历史拐点的高考中的我 / 285

我的逃票经历 / 288

讲道理是件挺难的事儿 / 291

也说中国结 / 293

第一章

细节里面瞧瞧晚清



善扑营的故事

蒙古人作为游牧人，没有中原的武林，也不玩我们的武术，但是他们喜欢摔跤。摔跤是作为日常的游戏还是军事训练，实际上说不清，很可能作为前者的份额大一些，但于战场上的肉搏，也会有些间接的益处。满族人崛起，跟蒙古人结盟，蒙古人的地位，跟满族人相若。尤其是科尔沁草原上诸部落，跟满族人的关系密切得像一家人一样，因此，满族人也喜欢上了摔跤。为此，八旗特设善扑营，专门训练摔跤高手。后来，善扑营取开放姿态，不仅满族人蒙古人，汉族人和回民中的高手，也可以通过考试进来。

跟蒙古人一样，摔跤也是八旗子弟日常游戏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得到皇帝鼓励的部分，因为可以保持民族的勇武之风。所以，上至王公贵胄，下至贫寒八旗子弟，一度都好这一口儿。当年康熙擒鳌拜，就是蓄养了一帮摔跤少年，当庭将之拿下的。而鳌拜自己也是一个摔跤高手，只是好虎架不住群狼，才失手的。据说，咸丰的宠臣肃顺，也是摔跤里手，有“满洲庆忌”之称，平时跟人角力，赢多输少。后来辛酉政变，西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，京城八旗，都

在奕訢手里，其中也包括善扑营。抓肃顺的时候，是醇亲王奕譞领队的，因为肃顺的缘故，特意带了几个善扑营的高手。

善扑营的人，是要经过考试入选定级的，入选者，被称为“布库”（满语），俗称扑户。扑户分为三级，头等最高，三等最低，不同等级的人，薪饷不同。善扑营安在北京沙滩大佛寺，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定期举行比赛。善扑营的扑户们要参加，而营外的人，如果想吃这碗饭，也可以到大佛寺官厅报名，参加比赛，赢了的话，就可以入选，进入善扑营吃官粮。

这样的比赛，由善扑营指定的资深扑户担任裁判。由于比赛在大佛寺举行，人们习惯称裁判为“庙头”。庙头可以决定参赛者的“份儿”，即重量级别，体重大的和体重大的比，体重轻的和体重轻的比。“份儿”无须称重，庙头瞄一眼就行。选手也可以自己选择，体重轻的，也可以挑战体重沉的。庙头还可以决定谁和谁配对，谁下场比赛。以先倒地者为输，倒地之后，不能继续纠缠。

每次比赛，赛场中间都会铺好黄土。参赛者赤膊围在四周。宫里都会派个太监来，高高地坐在太师椅上，另由小太监用竹竿挑一串铜钱，作为赏钱。比赛完了，由太监宣布获胜者名单，发下赏钱。领赏者向太监磕头请安道谢，怀揣着赏钱倒退着离场。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来的，赏钱虽然不多，但领到的人，还是挺欢喜的。

晚清时节，善扑营已经衰落，满族人不行了，善扑营里尽是回民和汉人称雄。有位回民青年，每次上场，都身着白绸裤子。当时

场上铺着黄土，赛手们一般都会穿黑色或藏青色的裤子，但这位就穿白色的，意思是说，我根本不会沾土的。事实上，他也真的不沾土，轻松打败所有对手。比赛期间，总有些小贩卖糖果小吃，这位吃食，从来不付钱，小贩也不找他要，因为比赛完了，那串铜钱肯定是他的，用这个付账就够了。

此时的满族人，日常游戏已经早就不是摔跤了，而是斗蟋蟀，架鸟笼子比试谁家的鸟叫得好。一个当年勇武的民族，不知不觉，就变得越来越文弱了。再往后，大佛寺的比赛也取消了，北京城里，兴起了私人跤场，基本都是汉人少年自己在玩了。

大清国首都的一种特别的生意

大清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中央银行，那时候不流行钞票，存入户部银库的，都是各地运来的银元宝。搬运元宝的，有专门的库兵。库兵基于可靠性的考虑，只能从八旗里挑人，每个库兵，跟一般的八旗兵丁一样，吃粮拿饷，却是一种八旗中人羡慕的“专业人士”，能补上库兵，可是不容易，不仅吃香的喝辣的，而且可以养几房妻妾。个中的缘故，是库兵可以在搬运的时候，偷出银

子来。

当年的库兵，在搬运银两的时候，是要脱得光光的，进门时，还要张嘴检查，过门槛，拍双手，唯一能夹带的地方，就是肛门谷道。为了能在肛门里夹带元宝，得从小就进行练习，所以，当年库兵是有专门的买卖人养着的。这样的买卖，叫作旗信。旗信雇有专门的师傅，教未来的库兵如何从谷道塞入东西，经过反复练习，越塞越多，然后教他们如何运气，保证夹带的元宝不至于掉落。当然，这样的旗信，也跟户部银库的管库郎中有特别的关系，库兵的甄选，由管库郎中决定，但百分之百都从旗信里找人。只是，库兵不能干长，一到中年，肌肉开始无力，旗信就开始撵人了，撵走旧人，换一茬新人。

大清户部银库里的银子很多，库兵每次从里面偷点儿出来，旗信、库兵就够肥的了。偷出的银两，库兵和旗信分账，旗信拿大头。因为，旗信不仅要负责练成可以用肛门谷道夹带元宝的功夫，而且要负责接送库兵上下班，负责保护他们。因为，针对库兵，大清的首都，产生了跟旗信相对应的行业——劫库兵的。劫库兵的也有组织，属于京里的黑社会，但是，他们干这行，从来没有官府管过。自己感觉，这也不属于作奸犯科。

按说，库兵也是八旗兵，但他们除了肛门的本事，基本上是手无缚鸡之力。每次上下班，两人一辆骡车，坐在里面，就跟上了轿的大姑娘似的，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的。一个赶车的，一个打手，

手里都有家伙。除此而外，跟寻常的骡车，没有什么两样，一点儿都不敢招摇。而且，行踪诡秘，飘忽不定。出发之前，还有专门雇的探子，四下张望，见没有危险，才会启程。

但是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既然有专门针对他们的行业，自然人家能找出来你的蛛丝马迹。抢人的，都是混混。跟他们在天津的同类，大体上是一样的。只要逮住了库兵的车，两下先礼后兵，用道上的黑话互相答话，如果能谈妥，旗馆出点儿血，两边客气地走人，谈不妥，则就要动家伙了。

一般来说，两下无论怎么厮杀，都不会出人命，因为出来人命九门提督的人要过问，事儿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但是，总会有个输赢。如果旗馆这边的人输了，库兵被劫走，如果刚下班，则银子就归了混混。如果上班时被劫，则旗馆马上得拿一笔银子把人给赎出来，不敢耽误了上班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混混这边都有收入，这个行业就指着这个活。劫走的库兵，混混这边，也像祖宗一样供着，绝不会令其有半点儿损伤。说白了，库兵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。

反过来，如果混混输了，被抓的人就会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骨断筋折。如果被打的时候，咬牙顶住，倔强不屈，最后旗馆请来红伤医生，把伤给治好，送回去，从此以后，这个混混就成了爷，有人养了。如果抗不住求饶了，那么人家也不给你治，扔回去，混混那边也不待见，这人就废了。

这样一个奇怪的行业，一直维持下来。旗倌和劫库兵的混混，其实就是一个伴生行业，都挺畸形，却都活得好好的。八旗和户部以及负责京师治安的九门提督，都心知肚明，都知道这是因为库兵偷银子衍生出来的，但是谁也不管。其实只要等库兵干完活，检查一下他们的肛门，这个行业就消失了。然而，这就是大清官场，做蛀虫，是一种行业，吃蛀虫，也是一种行业，都属于寄生官场上的行业。无论怎样奇葩，人们都见怪不怪。

晚清的“国有资产流失”问题

晚清时节，在太平天国被灭了之后，曾左李带头，各地都先后掀起了兴办洋务的高潮，或多或少，都办起来一点儿洋务事业，花大钱，进口了西洋的机器，办起了工厂。最多的是机器局，用来造枪炮；其次，则是纺织局、矿务局等。

办这些事业的督抚们，手笔都很大，花钱买机器，不问价儿，不砍价儿。只要能弄到一笔钱，想都不想，事儿就办了。然而，厂房盖起来，机器竖起来，洋匠也请进来，工人也招募了，事业却按照衙门的方式进行，不问效率，不讲收益，只管排场。一个厂子的

总办会办，不是道台衙，就是知府衙，出门上街，一大堆衙役鸣锣开道，八抬大轿。然后在厂子里安插一堆自家的亲友以及各个衙门递条子进来的闲人，办事无能，坏事有余。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洋务事业就赔下去了，督抚们再也挤不出钱来维持这个事业了，只好关门，或者变相关门。

这样的洋务企业，在当年都是不言而喻的国企。凡是这样的国企，除非主办的人有大魄力，大手段，大后台，把它们包给商人，否则，不是一天天半死不活地赔下去，就是任由里面的东西被偷光，机器生锈、烂掉。著名的汉阳铁厂，如果不是张之洞最后把事业交给了盛宣怀，盛宣怀把厂子交给著名粤商郑观应来打理，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企业，最终连一块铁也生产不出来，更别提给卢汉铁路提供铁轨了。

一般来说，这样的企业，卖掉是肯定不行的。当年没有“国有资产流失”这个概念，但是，相关的内涵却早就有了。一个倒掉的洋务企业，任由机器烂掉没事儿，没有人说国有资产流失；一个濒临倒闭的洋务企业，明明可以挣钱，就是因为经营不善，天天赔钱，也没有人说是国有资产流失。但是，你只要把它卖掉，那么，御史们的弹章，就会把你埋了，满朝文武都会骂你。逻辑就是这样的，一个国企，多维持一天，就会多赔一天的钱，每天血盆大口，大把地吞钱，这样巨大的浪费消耗不算流失，烂掉造光，一文不剩，也不算流失，卖掉了，弄回来钱了，反倒是流失。因为，无论